廣弘明集卷第二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高齊書述佛志　隋著作王劭

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義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岳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礼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餞

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
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
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
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
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
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劫藻
鍊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也其間
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
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
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
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
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
與仁義礼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
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
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
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
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
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
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
至道為名也上根者脩六度進万行
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号為
佛也本号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

脩哉濟万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无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絶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万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无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謁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

教法後皆著録綜覈深致无所漏失
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
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
相継著論賛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
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
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
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徽言隐
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
聡敏日誦万餘言研求幽旨慨无師
匠獨坐静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
悟妙賾以前出經多有舛駮乃正其
乖謬尓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
域殊絶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
元與魏晋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
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
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旅无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隐
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罽銙錫為
礼令猶号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
曰夫佛法之興其来遠矣濟益之功
冥及存没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
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宫舎

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
圖耆闍崛山及須弥山殿加以繢飾
別搆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
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
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
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
祖詔徵以為沙門統綰攝僧徒言多
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加於前
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
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辝帝常親幸其
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
八十餘太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
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
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
云云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
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轝
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
散花以致礼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
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
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
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

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
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
長安也赫連屈匃追敗之道俗少長
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
屈匃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
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
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
加礼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
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塵初不污足色
愈鮮白世号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齋
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尸十
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
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
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
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留於春
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
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
之道以清靜无為有仙化之證遂信
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
佛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為世費
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
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

觀焉沙門飲従官酒入其便室見有
財産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
万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従行因
進其説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
勑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
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虚誕妄生妖孽
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
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
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
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表陳刑
煞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不許
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
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
州无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
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
不行礼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
法蔑如也自此已来継代禍乱天罰
極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内鞠為丘墟千
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
緒属當窮運之弊欲除偽定眞復羲
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
庶无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
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无皆是
前代漢人无頼子弟劉元真呂伯强
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
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
不行盖大姧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
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
之偽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
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少長
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
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豫知
各得為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
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
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
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絶文義
之迹既參軍事所往誅殄惟斯為政
餘无涉言故然史官恥述過也属崔
浩密擿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為
一代之快意也不久厲及追悔无由
視崔浩者仇讎淫刑酷毒為天下同
笑也
初浩與寇謙同從昔與浩爭浩不從
謙曰卿今促年壽滅門戶矣至真君
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

悔之然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懲
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存信之
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誦誦者郡矣至
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說死而孫
立焉
撿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
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
剛般若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
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溲其
上呼聲噭噭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
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戮釋門
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
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
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无
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
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
人罔極交乱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
古三公之加刑者斯宗酷也豈非恨
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癘及躬无
由自免顯戮讒搆愆悔前僁剋已復
礼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
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
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炮

烙以樹嚴刑酒池以悅目妄肆人豈
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麾而唱善及
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无有代者身
自當之國除身喪无所追收禍不旋
踵自貽伊戚殃斯已後代代寧然禪讓
之道魏文開其實録粟敷於終古堯舜
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
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
夲彝幽都礼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
莫識不知普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
恣此含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
自勵追悔絶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
靈感衆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
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
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
見危逐密譖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
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
其祖父執劒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光
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
雄伯曰太子无事枉見幽辱帝又信
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
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万代武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
之治也今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宜定
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
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
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
典也可令皇太子嗣理万機惣統百
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
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
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
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
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
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
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尓夜
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
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
請告遺訣高麗然起坐曰大法應化
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
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
當復興善自修心无令後悔言已便
卧而絶崔浩讒辞既深能令父猜其
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大
子先已幽死吴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承

平十月一日吴王又崩帝孫諱潜即位

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号高宗
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万國無
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宋孫盛稱為真
君明主不亦惑乎倩子而信賊且孰
可悼乎感厲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
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
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
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在往古猶序
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
載功施之族况釋教如来功濟大千
恵流塵境寺生死者歎其達觀覧文
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
智之善性排擯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
巳来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
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徳澤遐
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恵始之倫
无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
海之深怪物多有姧婬之傳得容假
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
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
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

追脩復朕承鴻緒君臨万邦思述先
志以隆斯道令制諸州城郡縣於衆
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
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
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
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
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
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
寺並還脩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
時罽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
又遊京下值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
改於脩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
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
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長一
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沙門曇曜帝礼為師請帝於京西武
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
於万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
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
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
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

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
人年八十礼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
中龕而死尸殭伏地以石封之今見
存焉莫測時代在翔州東三百里恒
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来者述之誠
不思議之福事也
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
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
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
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
斤黄金六百斤又搆三級石佛圖高
十丈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
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
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
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
苑崇光宮綩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
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
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大上皇崩造建明寺
尒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
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

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為常准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主張　曲　吏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謂
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
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
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
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
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
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
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徂
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
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緇素
榮之　西域沙門跋陁者有深道業
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
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
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
猶有遺蹤欽悅脩迹情深遐迩可於
舊堂所為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
為道殄軀既暫同俗礼應有子孫可
推訪以聞當加敘接先是立監福曹
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
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
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

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六張 典
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
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
改姓為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
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
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
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
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
其僧犯煞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
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
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
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
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
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
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
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為世宗造
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
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万二
千三百六十六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張

肅宗熈平中於城内起永寧寺靈太
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刹塔有九層高
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
亦其亞也尒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
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来闡教
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湫
隘是經行所宜浮諠是栖禪之地當由
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
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
門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宜弃矣
奏可未幾天下喪乱加以河陰之禍
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為寺禁令不復
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為天
平寺世宗已来至武定末沙門知名
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銀僧獻
道晞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
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
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
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
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户相從入道
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
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

餘一万其寺三万有餘流弊不歸一至
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
地生以資万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
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万化
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无常授軒
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
生之決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
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
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
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
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
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
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
氏之誅然其道或人劾學非一塗帝
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礼及
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千
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
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
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
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
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
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万等千條

上云羽化飛天次播消災滅禍故好
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
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
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
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
仙坊煑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
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
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
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妄得
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
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洒
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久
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
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脩張魯之
術服食餌藥歷年无効有仙人成公
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
了興曰何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筭累
年延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職
尔便決謙嘆伏欲師事興固辭求為
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
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
石室曰當有人將藥来得但食莫疑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張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物謙之
懼走出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
止可為帝王師耳與事謙七年使曰
不得久留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
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與
尸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
而去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
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
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
去世已来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
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
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来不傳於
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
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
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礼度為首加
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
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
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
来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
桑乾漢武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
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

其中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 廣弘明集巻第一 第三張 曲
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万里以授
讖之作誥 云云
録圖六十巻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
平真君出天宮静輪之法能興造克
就則超登真仙矣
又云地上生民末刧垂及行教甚難
男女立壇宇朝夕礼拜 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别三
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
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
從命讖之與君羣仙為友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
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
皆髡形染衣斷絶人道天上衣服悉
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
令讖之上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
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
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
上䟽賛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
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虫獸之
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
旨深妙自古无此昔漢高英聖四皓

猶或耻之不為函節合清德隱仙不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三張　由　字
名自至斯試陛下佯蹤軒黃應天之
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盡之
命目竊懼之世祖欣然九時[illegible]乃使謁
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
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
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
天師甚謹拜礼人或譏之
于時中岳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
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
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
請六時月設廚會數千人
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
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
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
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
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
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
神交接功役万計經年不成乃言於
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
欲要以无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
費損百姓疲勞无乃不可乎必如其
言未若因東山万仞之崖為功差易

帝深然之但為崔浩賛成難違其意

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亦
何惜五三百功真君九年謙之卒塟
以道士之礼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
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
士金丹事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
可以闇遇難以預期昔受於先師
未之為也世祖重其豪族温雅遣與
尚書崔賾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塵出名行
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
大夫
潁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
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閻平仙博覽百
家不能達意然辞對可錄帝授官固辞
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
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
道中條山有穴通崐崘蓬萊得見
仙人往来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
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名還有
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

關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
粟食麦通經章符録不交時俗顯祖
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
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
夫至道无形虚寂為主自有漢已後
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為立
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
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
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
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户五十以供
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虚寺可召諸
州隱士貟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
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
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
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礼
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術可高武
定六年有司執罷之河東張遠遊河
間趙静通等齋文襄王别置館京師
重其道術而礼接焉
余撿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
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
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為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号也大方万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煞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衆初起潁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燼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部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尔妄言之又引列御寇書述高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蕩驗於佛若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

神恠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
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
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
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
脩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
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
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
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